

在雲南研究戲劇

關 文 蔚

女扮男裝戲劇人生之十六

與王振祖初次會面

有一天去探望幾個愛徒小哈哈等，方回到家中，即聽見一聲高叫：「文蔚呀！」這個聲音好像是好友李忠蔭嗎？緊接着又是一聲喊叫我的名字，我正往外跑時她抱着個小孩子已然走進來了，不約而同的全笑起來：「果然是你呀！忠蔭你什麼時候來的，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裏？」

李忠蔭笑着罵道：「你這個死鬼的地方還不好找嗎？」請她坐下，問道：「是不是你已然結婚啦？」她說：「是呀，不然這孩子是那兒來的！」她又接着說：「這個孩子已然八個月啦。」她又讓那不會說話的小孩叫我「姨兒」。我說：「我還沒預備見面禮呀！」忠蔭見房中堆了許多由國外帶來的毛線，她說：「不要見面禮啦，送給我一磅毛線給孩子打件毛衣吧！」作者搶着說：「我來給她打件毛衣吧！」

忠蔭上下看了我半天，滿臉不相信的樣子說：「就憑你還會打毛衣？」我也一副洋洋得意狀：「你我幾年沒見面啦？」她想了想：「四年沒

見啦。」我說：「對呀，事隔三日刮目相看，這多年我還學不會打毛衣，我給你這小寶貝打一件粉紅色的長裙樣子的毛衣。」又接着說：「五天完工。」

我倆談了些別後的話，她與王振祖因唱戲認識後結婚，如今組團來到這已有好幾天啦，預備在昆明南屏戲院唱戲，到時候要去捧場等。我知道王先生是梅派青衣，說道：「到時候一定去飽飽眼福。」又問明他們住的地址，預備去看望他們的老太太李伯母。

忠蔭臨走時說：「你快點來，振祖找你有事。」

次日抽空到達忠蔭租的房子地址，是一所不成規格的所謂是洋房，另一個跨院的樓上，他們正在吊嗓子，見作者進來即告停止，忠蔭爲我們介紹，振祖是位喜歡說笑的人，他說：「你不認得我，我可認得你，今天你來啦，可不能白來，我要給你介紹一個徒弟。」說着就把旁邊站着的一位男士拉過來，接着又說：「這就是大名鼎鼎的鬚生郝文蔚。」他指着那人說：「他叫王棟良

，是山東劇院的學生，快叫老師。」那位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：「老師好。」

作者說：「不敢當。」振祖說：「您別客氣，這不是開玩笑，你真得給他說幾齣。」我說：「沒問題。」忠蔭接着說：「這是你答應啦，不能說了不算。」李伯母在廚房接口說：「她要教，我來打她。」振祖又說：「你真得要教教他，這回沒人給我配戲，棟良會的又不多，你有空多給他說幾齣吧！」我說：「哎呀！你怎麼像老太婆一樣，告訴你說沒問題，就是沒問題。不過有幾齣戲，與馬連良有一點不同。」振祖說：「這……我不管，你說與馬不同，一定有你的道理，祇要你肯教他，別的我不管。」

拜師來學「三娘教子」

第二天，那位王棟良先生果真的帶來四色禮物，拜師來了，他說：「王先生的意思，請您先教『三娘教子』的老薛保，因爲他過幾天就要唱啦，等我學會了就派這齣戲唱。」

作者說：「這齣戲簡單。」當時即開始上課，那個時期尚無錄音機，必須一點一滴的教，學生全憑腦力強記，而且每天來學，免得台面上出洋相，我發現王棟良的智慧並不高，因他是科班出身，應該學的快，其實不然，當他學這第一句時，我就告訴他：這齣戲之老薛保出場，走在九龍口時唸的「天氣不早，東人還不見回來……」這是一般人如此的唸法。而我把這個「不」字改為「尙」字，全句成為「天氣尙早」，下面的「東人還不見回來」這句改為「待我門外瞭望瞭望」。這種唸法與前者意思相反，而後面與三娘所唸之詞意思相同。而把矛盾之處修正了。

因為小孩子薛倚哥，見着母親時，那三娘問道：「兒呀！今日為何下學甚早？」請問您，這孩子他到底是回來早啦，還是晚啦？如果不改詞，前面老薛保說「天氣不早」，而三娘又責問小孩子回來的甚早，豈不把小孩子給說糊塗啦！你看，這改的是否合理？

王棟良說：「這個太應該改啦。」又接着說：「改的好。」

作者又道：老薛保由裏面出來唱的那段元板「小東人闖下了滔天大禍」，我可不是這樣唱。他問：「您是怎麼唱？」作者說：我覺得這「滔天大禍」，太過誇張啦，因這位忠實的老人家薛保，僅聽見機房內他們母子吵鬧之聲，算不得什麼滔天大禍，所以我把這滔天大禍改為機房鬧禍，全句為「小東人下學歸，機房鬧禍」；下面的詞，本來是「好一似火上又把油潑」，我改為「如不然他母子吵鬧為何」，這幾句唱詞連貫起來

如下：「小東人下學歸，機房鬧禍，如不然他母子吵鬧為何……。」因為這禍，小孩子說錯了話，或弄壞了東西，撕破了書等全可以說是鬧禍，絕不是滔天大禍（也可以把第二句改為「家貧窮怎經得起風波」）。

劇情發展到三娘王春娥越說越氣，即將未織完的布，用刀割斷不幹啦，那老薛保勸解三娘時有段唱詞：「見三娘她把那機頭斷，吓得我老薛保膽戰心寒，無奈何走向前把好言奉勸，尊一聲三主母聽我言，遭不幸老東人在開封命喪（也可以唱染字）。」

有關地名開封，也有人唱鎮江命喪，因為這齣戲是由梆子的劇本，翻成京戲，梆子班是唱鎮江，本人有見於此，而把這地名改為「他鄉」二字，因為「他鄉」的用途廣，不管他死在那裏，只要是死在外邊，以「他鄉」二字代表總不能算錯，這樣不受限制。

王棟良說：「對，他死在外國也沒關係，還有呢？」

作者：下面是接着的詞：「是老奴千山萬水搬尸回還，這有加白（老奴好恨）三娘問你恨者何來？薛保白（三娘）唱：「恨只恨張、劉二氏（大娘、二娘）把心腸改變，一個個反穿羅裙另嫁夫男。」（白）老奴好喜。三娘問，喜從何來？薛保（白）三娘（唱）：「喜祇喜三主母發下誓願，一心教子要把名傳。」（白）老奴明白了。三娘問，你明白何來？薛保、三娘（唱）：「莫不是三主母也把心腸改變，你也學張、劉二氏另嫁夫男。」（你去嫁我討飯養他）。

我覺得這兩句話，根本不像是勸解的意思，很像是罵人的語調，所以把這兩句改啦，改為：「莫不是三主母把前誓掩（以前發誓扶孤現在反悔啦），你也要追隨老東人命喪黃泉（如今想死啦）。」倘若是你真果行此短見。」（白）你看，唱：「拋下我老的老他的小的小挨門去討好不慘然。」這是勸解的意，再者前面三娘在傷心之餘，有那麼兩句唱詞：「哭一聲亡故夫慢慢等我，等候了你妻我同見閻羅。」這要比原來的詞：「你要走，祇管去走，你要嫁祇管去嫁，我去討飯，也要扶養他成人。」這強得多吧？

王棟良說：「對啦，這很配合三娘的唱詞嗎！而且合情合理，勸架不能變成吵架，更不能像賭氣一樣。」

作者接着說：「對呀，你也明白這一點，原來的詞兒，真是像吵架賭氣，我把詞改為是忠告的語句，比較對這齣戲，就有了很大的貢獻。請問：你是喜歡學那一種詞呢？」

王說：「當然希望請照老師改的這個詞教我好不好？」作者說：「好！」自此而後即一點一滴的教他。

那位高足王棟良，已然學了數日，想要知道他學的程度，以及嗓音高低，有一日我到王振祖家去，他正在吊嗓子，振祖迎上我來，且招手說：「正好，快來吊一段，三娘教子吧！」作者說：「好哇！」即開始吊了「齣教子之老薛保」。

振祖問王棟良：「唉！你老師唱的有板呀，你怎麼唱的沒板，你還說是老師就這樣唱的？」棟良做夢也未想到振祖這樣絕，來了這麼一手，

當面揭穿，弄得這位高足簡直無地自容了。

噉！我這纔明白，原來他尚未學好即來吊嗓啦，而唱的走了板，反說是老師就是這樣教的，既好笑，又可氣，不過我還是和顏悅色的給他上了一課說：「以後不可以把過失推到別人的身上，即使是老師的疏忽，在未弄清之前，決不能把責任推到老師的頭上來，如果老師如此糟。而整脚那以後你還能向他學嗎？」振祖也責備他幾句：「我說哪，你決不會教他唱的沒板呀。」我當願原諒他，仍繼續學了幾天就唱了，是在南屏戲院唱的。

王振祖岳母真能幹

王振祖先生在雲南昆明，南屏大戲院演出時頗得好評，前台憑他的藝術，確有梅蘭芳的味，後台也多虧李伯母（王之岳母），替王扮戲，頗似梅的姿態確很大方。

提起這位李老太太來她並不是專門給他人化裝的，她是愛女兒心切，疼姑爺就無微不至了，又因與老伴不和，自她愛女忠陰嫁給振祖後，她即長期跟着女兒女婿在一齊住，她能扮戲也是慢慢看會的，她母女確實幫了振祖不少的忙，她會後台刮片，（且角臉上貼的頭髮），是以木刨下來成薄片，叫做刨花，這刨花是以以前婦女們梳頭用的，先將刨花以水泡後再用，也就是如今膠水，膠水是往頭上噴的，而刨花用途是將頭髮做好片子，浸入刨花水中而後於一塊木板上以梳子慢慢的刮，刮成長條貼於兩鬢下耳朵旁邊，刮成圓型的名稱叫做小彎兒，貼於額頭之上，貼旗裝的

方法與其他且角不同，很少人用小彎兒貼，而多一種大彎，也是以頭髮製成的片子，只是刮片子時刮的型樣不同。也貼一種名稱小總，是以小總頭髮細綁一端貼額頭旁。

如果新製成的片子是非常難刮，必須先以濃刨花浸透，而後刮成小彎兒，擺在木板之上數日待片子乾透，重複數次方合心應手。

雲南戲中的且角扮戲，可是比京戲班的片子簡單得多啦，他們的片子不是頭髮製成的，而是黑絲絨剪成片子，或小彎，貼的時候也是以刨花塗於背面，或以蛋白打散後塗於黑絨之背面，再往臉上貼，蛋白比刨花貼的更牢固。

以上是後台幫忙，她在家中更做不少的事，燒飯洗衣，帶小孩等等無一不能，這個家全由老太太主其事，真是任勞任怨功不可沒。

據說他們在成都時，振祖的母親覺得自己的兒子，被親家母給奪走了，又加上發現這家中有兩種伙食，她們吃的是香油白麵，振祖的母親吃的是「窩頭」，王老太太就氣死與世長辭了。（這是傳聞，本人未親眼目睹）也不必深加研究，總而言之李老太太待她的女婿振祖不錯。

後來李伯母在臺灣去世時，振祖為岳母辦理後事，確是十分光采。

李氏母女確實幫了不少忙，遇有週轉不靈時，想盡方法協助，在昆明這段時間常見他夫婦為了金錢吵鬧，振祖不喜多講話，再者也吵不過這有口無心的忠蔭母女，其實這母女心直口快，一點壞心眼也沒有。

生活逼人夫妻吵架

有一天曾見他們吵架，我當時就勸忠蔭：「你不會少說幾句……不成嗎？為什麼總是這樣吵呢？」忠蔭也會回辯：「你這死鬼，你又不明白，一家子這麼多人吃飯，買米都成問題呀。」作者說：「買米！不成問題。」忠蔭賭氣說：「誰白給？」筆者聽的出來她內心的痛苦，振祖喜歡要面子，外強中乾，收支不能平衡，有苦說不出來，作者即刻接她的話音說：「我白給。」她瞪了我兩眼說：「你給……救急可以……」下半句我攔住她，沒讓她說出來，即說：「你不要說啦，我的車子常跑雲、貴、川等地，以後你們吃米由我來負責好啦。」自此我叫押車的多帶米來，即以五十三加侖大汽油桶裝米，以及木炭、豬油等送到他家，這位李伯母，常跟人家說筆者是她的女兒，而且還送給筆者一個外號「安安」，這安安的典故及內容作者不知道，每當我給她們送米時，她總是說：「安安又送米來啦！」她夫婦偶然惹她老人家生氣時，李伯母就會罵他們：「你們應該對我這老太婆好一點，你們別忘啦，你們這些人吃飯，連這米全靠我呀。」這意中如不是她的乾女兒送來米，你們就要餓肚子啦，如遇上她這樣說法時我就會加以反對說道：「您這位老太太，說這做什麼？」作者常警告自己，如對某人有些好後，最好不要掛的嘴上說，我對你怎樣怎樣好哇，你不說出來也許那受惠者心中感謝，如常掛的嘴上表功，會得到反效果，或許背地罵你兩句不一定。

有一天王棟良跑來說他要到四川去，請求作

者教他白蟒台，又要學蘇武牧羊，因為時間所限，如草草教他決學不好，我是因忠蔭的關係應允先教他「白蟒台」，如學的像那麼一回事就再教他「蘇武牧羊」，不要貪多，又無法消化，唱出來鬧笑話大家丟臉，反而不美。

他的要求「您無論如何也得教我，因王先生同我講過啦，您這些戲全好，這個機會若錯過了就太可惜啦。」筆者說：「你沒有時間學呀！」他又說道：「不瞞您說，我要拿這個換飯吃去。」我繃着眉頭說：「那你更不能去瞞人家呀！」他說得更妙「這樣吧，我決不丟您的臉，不說是您教的，如果人家認為我這還不錯，再說是您教的！可不可以呀？」我被他纏的沒有辦法，只好照他的要求。

大雨留客輸得真慘

有一次運輸車輛押車員，由國外給我帶回了一雙鞋來，穿得腳上非常舒適，平常捨不得穿，擺在那不動。最近我們的房東通知房屋到期不再出租了，只好每天到處去找房子，跑了不少地方毫無結果，正在無法可施之際，好友小陸先生來訪。

他告訴我他在中國運輸公司任職為課員，公司的廠址在昆明拓東路，住在廠內，這天是星期日假期，故而下午來看我，他問起小哈哈等人為何不見，我據實告訴他聽，他也有點捨不得，因為那幾個小孩子也是陸的玩伴，以往他們常聚在一齊玩，且時常在我家吃吃飯，陸同這些徒弟比起吃飯來，他們全可以吃得六碗飯，今天不見這幾

個孩子，覺得不習慣。

我也因為房子的事心中很煩，對陸說租的房子到期了，我如找到房子早已搬了家啦，你連我也沒看見。正在談論時房東又來催搬家，實在煩透頂啦。

陸突然想起，他有位老師先前信上說有房子，想要陸去住，因廠內有宿舍，故未去住，接着又說，要不然去看看好不好？我已六神無主啦，當然說好啦，當時即穿上那雙外國帶來的鞋，叫了兩輛洋車（人力車），也不記得是什麼街道名字啦，到達那家門口下車，那門本來是開着的，在禮貌上雖然門是開的也應高叫一聲，某某老師在家嗎？我二人隨聲跨入大門，見很大一個院子，房子並不多，見一位五十來歲的一位先生由房內迎出，在笑聲把我二人請進去，猜到這位就是那所謂的老師，由陸介紹，那人說「我認得」，可是作者並不認得他，另外還有位女士我也不記得她叫什麼名字，送出兩杯茶來，我們說明來意，那位說：「很抱歉，本來是有兩間空房，如今已然租出去啦。」我在失望之餘，無話可說正要想走，突然一陣大雨雨無法走出，又無車輛可叫，院中水盈數寸深，又怕這雙新鞋在水中泡壞，等了很久雨仍不停。

主人提議玩牌九，這位小陸先生正中下懷，我自己也不好，並未十分拒絕，如果堅決拒絕也就免去了巨大的損失，全怪自己沒有主見，這屋內總共五個人輪流當莊，大雨下了一整夜，我輸了一整夜。

當莊也是輸，押也是輸，這一夜整整輸了七

千二百塊錢，當年的金價實兩百塊錢一兩，這七千二可以買三十多兩黃金，不要租房子啦，買房子都用不了這麼多，如今回想起來，仍然心痛萬分，事後想到那種場合，如是我贏啦，不要說是七千二，就是七百二，甚至七十二塊錢也拿不到。

這是我輸啦，一毛也不少。越想越心痛，好幾天無法入睡，這一次的教訓，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。

那雙新鞋在外國買僅僅三十五塊錢，這真是因小失大，可能那些人背後還在笑我是個糊塗蛋。雖然當時沒有錢給他們，可是回到我住的地方拿出許多貨物去賣了錢，湊足數即煩那位小陸先生給他的老師們送去。

說不定那些人以為我是糊塗財神呢。

房子租期到了，房東日日來催搬家，在無法可想時真預備搬到旅館去，那位小陸先生又來探問：「可曾找到房子？」我說：「房東一天來兩次，我想暫時搬到旅館去。」

遷居鄉下公家宿舍

小陸先生說：「猜您一定為房子事很急，昨天我們廠裏宿舍，新隔出兩間大房子來沒人住，不知大哥（他對我的習慣稱呼）肯不肯去住呀？」我聽說有房可住，就說：「房租貴不貴？」陸說：「不要錢，是怕您嫌不好。」我說：「現在還嫌什麼，有地方住就好啦，可是憑什麼不要錢呢？」這位熱心的小朋友說：「這是屬於我的宿舍，剛分到我，還沒搬進去就想到您需要房子，

故而先來問您，若不嫌棄的話，您就先搬去住。
「我問他：『我去住，你住那裏？』」

陸說：「本來與同事張長源先生，合住在一處的，因張長源的太太來啦，故而我向上邊要了這房子，我是一個人，那裏全可擠一擠，沒問題。」我在情急無奈下，只好說道：「那，多不好意思呀。」陸見我肯去住，即說：「這樣吧，您先收拾收拾，我先回廠去找車，如果來的及今天就搬，來不及明天上午搬，好不好？」我說：「好吧，你先去試試看，找到人派車來就搬吧，免得看人家的臉色。」

陸去了不久即帶來一部大卡車、三個工人，有條有理全搬上卡車，往拓東路開去，這邊地區比較荒涼，房子為兩排式，全住滿了員工，宿舍內有大人小孩，看見我的行李這麼多，而且顯然與他們的不一樣，那些人也很熱心來幫着搬東西，看樣子那位陸先生的人緣不錯。

房子非常簡陋。牆壁的隔間是以竹子片細綁後再糊紙，這個就算是隔牆了，不論你在房間內作什麼隔壁人全聽的見。甚至放個屁，人家都聽見，房子雖不好，鄰居們可全不錯，如同一家人，全對我很好，那張太太拉我去吃飯，柳太太也幫我弄開水。他們全稱讚這位陸先生，為人熱誠，肯幫別人的忙。

第二天我將搬家的事告訴寇永福先生，又到忠蔭家中，告訴她我的地址。王振祖問我：「有件事想商議商議，不知你肯不肯？」我說：「你先講出來看看，能答應的當然沒問題你不說出來我怎麼知道。」王振祖有點不好意思講，倒是忠

蔭心直口快的說道：「有人想買你的『守舊』（舞台的大幕），你賣不賣？」我回答的很乾脆：「不賣」說完了我又問他們：「怎麼，你們會想起我的『守舊』來啦？我賣這個做什麼？」忠蔭的嘴是瞞不住話的，他說：「不是呀那龍三公子（雲南省龍雲主席的兒子繩武），老早就喜歡你的『守舊』啦，如今振祖有個朋友歐福通，來託振祖要求你出讓這件東西，你肯不肯？」

我說：「因為怕轟炸，我把行頭存在鄉下『西山』旁邊，第一我捨不得賣，第二到鄉下去取必須乘車，再換船，太麻煩不賣。」他夫妻倆你一言他一語的：「你又不唱戲留着這個做什麼。」他們又說：「人家預備出兩千塊錢呢。」

當時我有點說不過他們，再者尚有其他的事要辦，急於預備離開他家，我說：「改天再說吧，我走啦」，根本沒答應他們我就走啦。

孵不出的蛋治頭痛

有段時期不知何故經常會頭痛，而且感覺得頭腦如同一個鈴噹，頭蓋骨像個鈴噹外殼，腦子很像鈴的內壁，每當疼痛時感覺我的腦子已然乾得發硬，最不可思議的是如同看清腦子已成淺黃色了。

而且每當去找醫生看病坐洋車（人力車），遇到馬路不平時，感覺到腦子會被顛的上下跳動，疼痛難忍，中、西醫均束手無策。事有湊巧，那一天又到名中醫汪星伯那裏就醫，見許多人等待時，有位女病人因她看見過我唱戲，故而坐到我的面前閒談，（忘記了她的姓名）承其告訴

我「孵不出的雞蛋」，煮水約十分鐘後去皮吃，醫治頭痛有效，不妨吃吃看。

突然我也想起小時候，我家的廚子最喜愛吃這「孵不出的小雞」，那種小雞在蛋壳內，老母雞孵小雞時，是把雞蛋摟在兩膀之下，經過十九至廿一天的時間，孵好了的小雞就要一個一個的由小雞嘴巴噓一小洞，在蛋內很小的叫聲，慢慢的就要出來了。

孵小雞的蛋是經過公雞配過的方可以出小雞，如果單是一個母雞也會生蛋，那是孵不出小雞來的，這種叫做「寡蛋」，根本不可能出來小雞，也沒有用「寡蛋」孵雞的。

說也巧得很，就在這個期間，因為小徒弟們不在身邊，又不唱戲無事可做，正孵小雞玩，已然有廿來天啦，一陣心血來潮不想等看病了，即刻離開那裏回到拓東路中運公司的宿舍，即查看小雞能出來的就保留，不會出來的大概是死啦，這等於人小產一般，大約有六個一齊把牠煮啦，約有十幾分鐘，我就一個一個的打開來看。有的很像一隻小雞，也有僅長成半個小雞沒有屁股，我一口氣全吃光啦，頭痛也無藥而癒了。讀者如不信，可以問彭星芳芳，她的頭痛就是我教她吃這個好的，至今未犯，另外還有一位在金融界作事的王顯文小姐，她頭痛有半年之久，她僅吃了三個就好啦。

自頭痛好了身體顯得更好，住在人家的公家宿舍內練功不方便，幸好這裏近郊外，每天到樹林內人靜之處練習，對運輸之事因沒興趣，也懶得過問，反正每當車子回來，就有收穫，總而言

之我不是做生意的材料，有所收穫就不想多加意見，再者這裏面有位股東李姓青年，此人已追了我數年，我總是裝傻盡量擺脫糾纏。又因戲癮發了，恰巧貴陽，正派人來聘請，又託寇永福先生來問明我的意見，仍由寇君全權代理，簽了三月合同，把運輸事股子由李接手。各項事務辦妥在啓程前到各處辭行。

龍三公子強買戲裝

當我到忠蔭家去辭行時，王振祖先生說：「你來的正好，人家把錢送來啦。」說着就拿出兩千塊錢來，我覺得奇怪：「這錢是作什麼的呀？」忠蔭說：「你不是答應把守舊出讓嗎？」我急着說道：「我什麼時候答應你啦？」

忠蔭沒講話，振祖說：「你答應啦，人家把錢才送來。」我急得直躁腳：「你怎麼啦，那天我根本就沒答應出讓我最喜愛的東西呀，再者我已與貴陽大戲院簽了三個月的合同，今天我是來向你們辭行的，我快要走啦。」忠蔭說：「文蔚呀，就是因為你快要離開這裏啦，人家才急啦，那位歐福通先生把錢送來，非要振祖辦成這件事不可。」

我很不高興的說：「世界上還有強買的事，我若買了，唱戲時用什麼？」越說越生氣說：「你們開什麼玩笑。」

忠蔭見我不高興，就把我拉到一邊去說：「文蔚呀，你不知道，龍三公子很早就惦念你這件東西啦，這個人誰惹得起，如果你真的不賣，不但拿不到錢，而你的東西仍然拿不出雲南省。」

我很滿意她的說法，「難道說還搶了去不成？」說完了就想走啦，忠蔭就叫「媽您來嗎！」

這個時候李伯母也走過來問：「到底說好了沒有？」王振祖也湊過來說：「我勸你還是賣了算啦。」我狠狠的瞪他兩眼說：「賣了，我唱戲時用什麼？」振祖說：「沒有守舊的角兒太多啦，還不是照唱不誤，台下觀眾們也不是爲了你有這守舊就來看戲，觀眾們是看藝術，決不是爲了這個東西來的，希望你通一點。」

李伯母也在旁說：「文蔚呀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你知道嗎？」這樣你一言，他一語的，說了很久，結果只好割愛了事。

事後才知道這位歐福通先生在幫派中很有勢力，他要結交龍三公子，爲了投其所好，深知龍三頗愛唱戲。自我初到雲南時，龍三即想得到此物而甘心，又加上振祖有求於他等，故促成此事以滿足龍之慾望。歐福通作了個大大的人情。

就在此不久即發生了不幸事件，那是王振祖先生第一次自殺，一槍打在屁股之上，其岳母將手槍奪下始免命案，王在臺灣卅八年曾一次臥軌，再次吞食安眠藥，最後一次上吊死亡，結束了人生的旅途。

「失街亭」的孔明戲詞

昆明到貴州一路之上毫無風景可看，倒是經過曲靖時確有無窮的意味值得回憶的，與王秉和女士那段友情。以及許多年前被唐繼堯部隊正法的土匪頭無頭鬼，纏着女藝人齊慧如那可怖之事，一幕一幕的從腦海中過去了。

這貴陽已是數次重臨，街道無任何改變如同故鄉一般，戲院老闆早已安排好宿舍於醒獅路一棟木造樓房之上。第一天以「失街亭」爲打炮戲，演罷之後有一位觀眾（忘記姓名了）託前台經理，備了禮物前來拜訪，此人也會唱此戲，因見筆者有些唱詞與其平素所習唱者不甚相同，故特備禮物來求教，筆者將詳細詞唸與他聽，今列於後以供讀者參考：

一、首先談孔明初出場時所唸的「大引子」中有「保漢家兩代賢臣」之字句，而我唸此句，將其中之「賢」字改用以「爲」字，筆者向那位先生解釋：「這是無聲之言，乃是向觀眾報告孔明是漢朝兩代賢臣之意，但是此句出自孔明的口中，即是自敘，愚見以「兩代爲臣」而不自誇爲賢臣，較爲更妥。」

那人說：改是改得好，請問發音方面有無問題？作者答：「毫無問題，現在即唸給你聽。」當時即將「爲」字，以吾字音開始，略微拉長，即張口唸「爲」拉長，後改音爲咬，咬！又改後面音矮……「臣」「恩」。這樣唸法可達到字正腔圓的目標。

二、孔明自報姓名時所唸「山人複姓諸葛名亮，字孔明，道號臥龍。」作者這裏不唸「山人」，而唸「老夫」，因孔明不是出家的老道士，而是漢大丞相，應自稱老夫較爲合適。

三、演三報的那一場，據探子報道王平、馬謖失守街亭時，孔明的面部表情平淡，因早就料定必然失守，故唸「如何（一鏢）」，果然把街亭失守了。」有關這一點，（後來在臺灣）曾見幾

位伶票兩界人，唸到此處即刻又上報子，報「司馬帶兵奪取西城。」而孔明唸「再探」，報子下場，孔明唸「啊（一鑼），司馬懿奪取西城。」這時候才唸「哎，悔不聽先帝爺在白帝城託孤之時……」

作者此處之唸法，與早年在北平時衆人所唸相同，現在唸出來提供於下：報子上白「啓稟丞相，王平、馬謖失守街亭。」孔明的表情極為冷靜，「再探」，報子下場，孔明唸「如何（一鑼），果然把街亭失守了（一鑼），哎（五鍾）（走到台口唸）悔不聽先帝爺，在白帝城，託孤之時，言道馬謖言過其實，終無大用，今日錯用馬謖，失守街亭，乃亮之罪也。」（轉身坐椅子），報子又上。

以上這點是孔明雖然痛恨馬謖不聽命令，失守了街亭，但也深恨自己也是沒聽先帝爺臨終言語，錯用了馬謖，故靜坐思過自責之言，如將這段唸白移至第二報再唸，頗有下跳棋之感，似不連貫，因第二報，報的是「司馬帶兵奪取西城。」或司馬帶兵直奔西城而來，這點以孔明的心情十分緊張，甚為着急，倘若西城有失，漢中也就難保，應敵要緊，沒有時間再容其自責。

「空城計」的琴酒寶劍

四、孔明定下空城計之後，分派老軍下場，孔明外表上沉着應付，內心也不能不做最壞的準備，萬一司馬懿不管三七二十一殺進城來，難道孔明束手被擒不成嗎？所以當初編戲的人安排得很好，吩咐老軍下場後，即有表示，唸「童兒，

攜帶瑤琴、寶劍、美酒隨吾往敵樓去者」。

軍情緊急之時，孔明為什麼要這三樣東西呢？琴、酒那是用來故做鎮靜，表示休閒狀態給司馬懿看的，寶劍是以防司馬懿果真殺進城來，以此寶劍做自殺之用，以上這三樣物件，一定要唸出來。而且那琴是抽象的，以一塊牙笏之上面以絲線綁出幾條相似型狀，如琴絃一般代替品。（後來在臺灣有好幾位伶票僅唸琴、酒，不唸寶劍，不知是唱的人自己忘了唸呢？還是老師以為寶劍根本沒用着，就沒有教學生唸，檢場的樂得省事，演童兒的免得麻煩，還要把劍抱上城樓去，豈不知當年編劇人的安排，雖然孔明還沒到用寶劍自殺的程度，可是劍放在琴的旁邊，而使琴音起了變化，在司馬懿的感覺上分析出來，城內一定有伏兵，故而未敢進城，且將人馬退後四十里。

這當然是沒有根據的，而是編劇人的安排，這寶劍二字應當唸出來較為完美。

五、孔明在城門口與老軍對答時，唱詞應是「這西城地到漢中咽喉的路徑。」我不知道是那高明人的唱片上改了三個字，使得那些愛好戲劇者無師自通，以唱片，或錄音帶為準，不查其錯誤，盲目學成爲「這西城地原本是咽喉的路徑。」究竟那到那的咽喉要路，並未說出甲地至乙地之必經要路，應當要唱出兩個地名來較為妥當。

那位聽衆點頭說：「您說得很對，就像我們人吃飯，或飲水等必定由嘴張開，經過咽喉方能進入肚內一樣，應當說出甲地至乙地的必經之路

方對，請教您這空城計的城樓上不同的詞？」

戲詞錯亂大膽改正

作者答道這應當是第六點，城樓上（西皮慢板）之第二句詞「論陰陽，如反掌，博古通今。」此句詞，當年譚鑫培老開可不是這樣唱，大約是當年譚一時大意，誤將第六句之下半句唱詞，唱到第二句下半句來了，成爲「論陰陽，如反掌，保定乾坤。」因爲第六句唱詞應該是「東西征，南北剿，保定乾坤。」譚老開無意中唱錯的，第二句，到第六句時不好意思再重覆唱，只好把第二句的下半句搬到第六句來唱，即成了「東西征，南北剿，博古通今。」譚是大意唱錯，別人因崇拜他的藝術，明知其錯用了文句也不敢改他的，本人斗膽早在民國廿六年間即開始改過來了。

七、是城樓上之（二六）我也與衆人不同，譬如：「我正在城樓觀山景，耳聽得城外亂紛紛」等句中，有句唱詞「一來是馬謖無謀小才能。」我將「一來」兩個字改爲「並非」，我覺得孔明用不着在敵人面前說馬謖無謀小才能，既然知道馬謖無謀，還派他去鎮守要地，可見得沒有人才，這等於是自己打自己嘴巴，故而改爲「並非是馬謖無謀小才能」，連帶把下面一句「二來是將帥不和」，改爲「皆因是將帥不和才失守了街亭」，這樣也名副其實，因確是將帥不和之故，纔失守街亭的。

八、在原詞「你連得三城多僥倖」，本人對這句詞大爲不解，因爲我查不出來司馬懿究竟連得了那三個城？明明白白僅僅失守了一個街亭，

爲什麼要說三城？故本人將此句中「連得三城」四個字改爲「得了街亭」，全句是「你得了街亭多僥倖」。如此唱法，名副其實。（有關以上之修正唱詞，曾於民國六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，及該年九月十三日載於中央日報副刊第十版）那位觀眾聽的是津津有味，連連點頭稱是而去。

貴陽治安秩序良好

記得抗日時期國人上下團結，人民抱着刻苦耐勞奮戰保家爲國的心情，過的樸素生活，吃的糙米飯，穿的是國產衣，也有軍民穿布衣草鞋，大家安份守本，雖然敵機常來轟炸，人民堅苦卓絕不以爲苦，治安良好，毫無搶奪、殺傷、鬧亂事件，也少貪污案情。

僅聞一軍人薛文蔚（與作者同名），因盜賣汽油得款二千元，即被判死刑槍斃。

又一件事，回憶那個時期，各省均有一種行業，名叫「錢攤」，這「錢攤」設在馬路邊上，有一小桌子，另外一把椅子，小桌上面有一錢板，這錢板與洗衣服的木板相似，上面擺些銅版，專替人換零錢的，外帶賣香煙，以此招攬顧客，如欲換零錢必須買香煙，如光是換錢不買煙必需貼水（少給幾枚銅版以做手續費），均是和平相處，從無吵架鬧亂事件發生。

有一天我家佣人去換零錢，即見另一換錢者，爲了不願付貼水錢（手續費）與兌換小商吵起來，並且一怒之下就在錢板上抓了一把錢要走，被小商拉住大聲叫「有人搶錢」，這個時候，正巧有警察走過，聽說有人被搶即向前將那人捉住

，小攤販一口咬定說他搶錢，警察把他二人一齊帶走，結果沒有幾天即聽說那抓一把錢的人被判死罪，很快就被槍斃啦。這就是治亂世用重典，而使人民安居樂業，無盜賊搶奪殺傷事件發生。

貴陽治安良好，應歸功於市長何輯五先生，以及警察局長夏松先生，他們二位把市面治理得路不拾遺夜不閉戶，頗受人民愛戴，夏松先生有個外號叫做「吓一跳」，因爲他二位均是公正無私，愛護百姓，受好人尊敬，壞人怕他，那些不安份者聽到夏局長威名就「吓一跳」，故而人們在背後送了夏公一個雅號「吓一跳」（這位夏局長還是筆者的證婚人呢）。

代售

中華民國第十八屆

國際影展特刊

彩色精印

每冊臺幣 150 元 國外另加郵費
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奇人奇書 海內孤本 中華文化 珍貴遺產

清。金

聖嘆評

天下才子必讀書

本書共收錄歷代才子傑作三百五十四篇，篇篇詳加批註，句句妙語如珠。精裝十八開上下兩巨本。定價每部九〇〇元。國外每部定價美金二十五元，另加掛號郵資。

中外雜誌社代售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